

昭代叢書

2

（清）張潮楊復吉沈琳惠等編纂

(清)張潮 楊復古 沈懋惠等編纂

昭代叢書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昭代叢書續編自序

叢書之體創始於宋左氏百川學海而元陶氏說郭徐氏藝圃搜奇繼之以後有明程氏漢魏叢書何氏漢魏叢書范氏奇書商氏稗海吳氏古今逸史鍾氏張氏唐宋叢書陸氏古今說海陳氏寶顏堂秘笈胡氏百家名書毛氏津逮秘書詩詞雜俎山居小玩閑氏何氏快書高氏稽古堂日鈔 本朝納蘭氏通志室經解曹氏揚州詩局十二種盧氏雅雨堂叢書陸氏奇香齋叢書畢氏經訓堂書目李氏函海鮑氏知不足齋叢書金氏硯雲甲乙編李氏貸園叢書至專集 本朝人所撰述者則爲吳氏說鈴王氏檀几叢書張氏 昭代叢書說鈴前後續集凡六十五種植几叢書并餘集幾及一百六十種 昭代叢書甲乙丙集共百五十種亦云夥矣顧三書之成皆在康熙乙亥丁丑庚辰乙酉間洎今又將百載人材日盛奇書踵出而迄未聞蒐羅而薈萃之者殊爲憾事愚是以慨然有新編之輯經始於癸巳之夏至丙申秋而告竣囊澀未克付梓取自怡悅而已僭衍所藏尙餘多種數年以來先達良朋時有投贈因於壬寅秋杪續爲是編嗣因家難輟置累歲今夏應務少閒重加釐訂復盈五十種哀然成集矣竊惟瑣言勝說亦文人心精所寄卷帙無多易於渾佚叢書之輯諸貴散錢以索綴綢絲爲琴其有裨於作者良非淺鮮也敬質諸海內大雅君子未知以斯言爲然否
乾隆甲寅秋七月震澤楊復吉謹

昭代叢書續編例言

一 遴選義例與新編同惟新編間有節本茲則備錄原文一無刪竄
一 說鈴前集後集凡五十三種後散佚其四原本寥寥流傳頗罕今錄其西征紀略絕域紀略以見梗概
一 武林鮑丈以文好奇嗜古知不足齋藏書甲於兩浙丙午歲過訪慨舉篋中秘本數種見貽俾得增光竹素百朋之錫奚敢或忘
一向輯新編時所有未見之書彙列其目於例言竊效米元章寶章待訪錄之意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暨附存目錄 本朝人著述專集單行者不下二三百種石渠天祿之藏蓬茅下士末由寓目謹錄其卷帙稍簡者于此以識故義 斯盛 易學初津二卷楊名時周易制記二卷詩經制記一卷諸補饗禮一卷馮更演考一卷吳嶺南風物記一卷萬斯同廟制圖考一卷陳宏緒江城名蹟二卷陳芳生捕蝗考一卷方式濟龍沙紀略一卷南懷仁坤輿圖志二卷孫承澤遼金遺事一卷王宏撰正學隅見述一卷蔣驥傳神秘要一卷黃生義府二卷姜宸英湛園札記二卷何樵香小記二卷孫桐研山齋雜記二卷蕭雲從離騷圖一卷以見簡明邵嗣堯圖易定本一卷戴天恩心易一日錄明邵嗣堯圖易定本一卷戴天恩心易一卷邵燧易經理解一卷饒一幸經義管見一卷王謝禹貢譜二卷湯奕瑞禹貢方域考一卷顧棟高尚書質疑二卷閻德觀尚書讀記一卷春

秋一得一卷龐登詩義周說二卷諸錦毛詩說

二卷方苞周官辨一卷黃叔琳夏小正註一卷

李球郊社考辨一卷許三禮讀禮偶見二卷華

學泉春秋疑義一卷朱元英左傳拾遺二卷顧

宗瑋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冉觀祖經說一

卷郭兆奎心園說二卷何夢瑤廣和錄二卷徐

世溥韻藁一卷馮廷見問隨筆二卷張格海

岱日記一卷李澄中滇行日記二卷畢日澤

遊記一卷蒼洱小紀一卷周宜智念胎牋紀一

卷王士禛讀史蒙拾一卷孫承澤河紀二卷

海防述略一卷王錢星餘筆記一卷讀書叢

殘一卷畧窗臆說二卷項惟貞燕臺筆錄一卷

倪璠神州占史考一卷方輿通俗文一卷黎定

國續閩小記一卷耶廷極文廟從祀先賢先儒

考一卷勝飲編一卷吳允嘉浮梁陶政記一卷

胡世安映帖綜問一卷刁包潛室制記二卷黃

宗義二程學案二卷王庭理學辨一卷湯斌

語筆存一卷陸隴其學術辨一卷鄧鍾岳知非

錄一卷薛熙練閱火器陣記一卷王樑月湖讀

畫錄一卷曹寅居常飲饌錄一卷高士奇北野

抱貧錄一卷吳學孔茗西問答一卷史自復堂

雜說一卷竹村雜記二卷黃生葉書一卷魏高

介佳言玉屑一卷鄭貞僑客途偶記一卷金佩

雷譜一卷王著豆區八友傳一卷楊忍本筆史

二卷修世思耳書一卷陳維崧四六金鍼一卷

談叢林藝寶一卷以上見附

前人景刻之書如百川學海說郭稗海之類卷

昭代叢書

審定及參閱姓氏 目錄

首止標本書篇目易致散失錯亂之弊心齋叢書每種各加卷次又未免過于煩瑣余茲編則參酌二者之中仍以各書名冠首而于首行之下刊列編次卷數略做宋雕史記漢書體製頗自謂宜於今而亦不乖於古云

甲寅秋日慧樓主人自識

審定及參閱姓氏

除姚盧文昭紹弓	震澤吳舒帷濟儒
嘉定錢大昕曉微	吳江麗端明賜若
歙縣鮑廷博以文	吳江周文達思遠
海寧吳 壽棧客	長洲沈清瑞吉人
宛平龍 鐸雨樵	海寧陳 鍾仲魚
宣城袁穀芳寶堂	震澤王和行履安
參校姓氏	
吳江趙春嶠嶽青	青浦倪 皋九方
元和韓華桂壽愷	吳江沈寶禾心齋
吳江陶大成湘舟	吳縣吳 根守之
嘉興沈銘彝竹岑	青浦黃 彝誦叔
及門	
震澤周邦瑞岳頌	震澤王錫璐鈞調
元和嚴憲會仲斌	吳江盛豫亨建侯
吳江周一鶴孟飛	弟師錫律和
震澤葉泰亨薰茹	姪 澥祝唐
震澤朱景熙春臺	男雨盈蔚雲

昭代叢書續編總目

卷第一	震澤 楊復吉 列歌 輯
周官辨非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卷第二	萬斯大
春秋地形口號	顧棟高
卷第三	萬光泰
元秘史畧	
卷第四	洪若皋
閩難記	
卷第五	洪若皋
海寇記	
卷第六	毛奇齡
制科雜錄	
卷第七	張 英
南巡扈從紀略	
卷第八	殷化行
西征紀略	
卷第九	冉觀祖
河圖洛書同異考	
卷第十	閻若璩
孔廟從祀末議	
卷第十一	傅 山
霜紅齋家訓	
卷第十二	張 英
恒產瑣言	

卷第十三	源 談
卷第十四	郭欽華
讀戰國策隨筆	張尙爰
卷第十五	吳偉業
復社紀事	
卷第十六	杜登春
社事始末	
卷第十七	陳貞慧
書事七則	
卷第十八	陳貞慧
山陽錄	
卷第十九	施閏章
矩齋雜記	
卷第二十	王 煒
曙史	
卷第二十一	汪惟憲
積山雜述	
卷第二十二	陸 烜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三	戴延年
秋燈叢話	
卷第二十四	厲 鶚
東城雜記	
卷第二十五	釋同揆
洱海叢談	
卷第二十六	

衡嶽遊記

黃周星

卷第二十七

海國聞見錄

陳倫炯

卷第二十八

稗海紀遊

郁永河

卷第二十九

袖海編

汪鵬

卷第三十

悅容編 另見別集

衛涿

卷第三十一

海鷗小譜 另見別集

趙執信

卷第三十二

素雲擷英小譜 另見別集

嚴長明

卷第三十三

如律 另見別集

陳元龍

卷第三十四

文章薪火

方以智

卷第三十五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張泰來

卷第三十六

崇禎宮詞

王譽昌

卷第三十七

衍琵琶行

曹秀先

卷第三十八

續詩品

袁枚

卷第三十九

論文四則

楊繩武

卷第四十

天文說

董以寧

卷第四十一

畫筌

宣重光

卷第四十二

畫語錄

釋元濟

卷第四十三

畫羅漢頌

廖燕

卷第四十四

玉臺書史

厲鶚

卷第四十五

賞延素心錄

周二學

卷第四十六

牧猪閒話 另見別集

金學詩

卷第四十七

秋圃雜佩

陳貞慧

卷第四十八

湖船錄 另見別集

厲鶚

卷第四十九

說蛇 另見別集

趙彪詒

卷第五十

談虎

趙彪詒

周官辨非序

續編卷第一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即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謂本職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日劉歆一日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建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日議設官行五均六筭市官賒貸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王安石以進於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日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羣小繼之而前宋亦亡蓋是書之足貶人國而兩人學術徒足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十餘節大略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顛倒聖經忠孝墮地已彰彰耳目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一書欲盡舉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效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衡淵源一歸于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鄭嗣臬堂拜撰

周官辨非

鄧縣萬斯大充宗著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吾考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度功以食民今觀周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二字當頭且知就周禮言周禮能何讀過不加精析遂驚歎其學貫天人經緯萬事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為三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枝於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于五經論孟則是非有在矣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周禮為是將以五經論孟為非乎使其不合于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經措克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腐猶曰此周禮也無可議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非周公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直謂之無是非之心可不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析多自相謬戾弊害叢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其名曰周官諸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若干條雖然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觀即謂子非周官為是周官也可稱寬博大書

天官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日關市之賦

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厲民之事毫末

必去關市之賦厲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禮其肯筆之於書以為常法哉昔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橫斂也後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遊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橫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橫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決也昔孟子言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厚營悼虐政之害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爲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關市則已爲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歎哉東末世之弊政誣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為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敵人凡徵征入于王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按古者澤梁無禁文王之政也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問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取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溺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爲梁君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稽敵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至三百人馬融云池園取魚處多也然則敵人自取足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爲哉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逸欲導人主尤爲不經吳澄氏曰西旅獻獒非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諫以爲玩物喪志况聚財而與其餘以爲玩好之用周公肯建

官掌此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卻而不受吾於是知周公之心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上士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宮之人也爲內小臣以供宮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即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賚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稱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羞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器之濫極矣噫

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

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後鄭元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追周公攝政以岐鎬處五岳之外於政不均故東行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故更以上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于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至晝端半南表景尺四寸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

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映已得夕景西表日向未中
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
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
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恩按左傳武王克
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都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
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
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即武王當日之
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獨召誥有
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
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暇必相與語及
政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問之遂以之入告
于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吾未
敢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即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
土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未可知也若謂必測以
土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遽
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
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率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
者爲中其中猶易曉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
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與土圭等其
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
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既得地
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即
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傳爲五表並建之言果
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
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
即中表既定東西南北各遠千里豈能一息遽聞又

況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遙相直對弗令分毫偏側又
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遙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
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
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
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
者不皆鳥飛直道稍有間阻即不得其平而日中必
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聞各自
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益
怪妄而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乎曰歷家
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蓋以致
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即曉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
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蓋以土
圭之長短爲度之準也豈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
國置槷以縣縣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蓋建國者既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
東西南北亦非爲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
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
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
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
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
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
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四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
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
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之法
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求
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有以見測景
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

必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
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
寸豈足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爲也曰節氣時刻遠
近不同非是無以知之也○吳氏曰先儒謂此爲周
公營洛邑之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
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畿豈不戾
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
先儒謂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
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
不以爲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
爲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
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
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澗水西何嘗如此
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地中之說爲非
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
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
制言制祿爵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
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
一合邪其爲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疆以開
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百
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爲方百里者

九方二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爲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貢于天子天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爲言于本文若不順然而地廣者食即多地狹者食即寡爲得其平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爲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爲附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產有言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

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日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外五十里爲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爲遠郊即六鄉也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爲甸甸即六遂也載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爲家創載師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爲邦縣載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爲邦都載師謂之疆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二十五黨六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五千比也噶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稱六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鄒五鄒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爲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爲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爲之凡五十鄉有鄉長中士爲之凡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爲之凡三千鄉有鄉長不命之士爲之凡萬五千噶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

定數者卿十七人冬官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爲三公三十二卿中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千百也而又冬官亡闕其爲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幾千百也有官卽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任卿之小都以疆地任公之大都矣然以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卽數王畿猶不足卽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也又況中士下士如是其多而府史胥徒之屬且不下數萬將何以昇之故吾謂官多則廉祿廉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斂聚斂則病民嗚呼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先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田里教樹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謹庠序之教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五十者人生四十爲強四十至五十則強之極極必衰故王制曰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又曰五十異糧六十宿肉又曰五十養於鄉六十養于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爲甸徒先王之世其所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尙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爲制多見其僞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羴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尙黑牲用元殷人尙白牲用白周人尙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尙其色不同也祭言牲而不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却特牲云却特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足祭先用騂也孔子曰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牛角薦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如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卽有騂黝之別旣爲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大類月令四時所乘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義曰天子必有養獸之官犧牛祭牲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雜曰犧則天子雖外祭亦用牲不用羴也

載師凡任地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爲糧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常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興國用不足乃重斂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鄭之邱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皆十一也魯鄭之制卽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嗚呼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者逸故爲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特辨而知爲聚斂小人之說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力于農畝其不至民有殍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旬爲均雖救其失而實非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周制何其謬哉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

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

不同國君之讎毆父師長之讎毆兄弟主友之讎毆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卽舜典所謂齊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以共成之此旣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况殺人之罪乎叔向據皋陶之刑曰昏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忌者也今日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邪據秋官司職曰凡執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讐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問於官則殺人者死更無辭說今調人和難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戮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讐則非疑也如謂賊縣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議之調人固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讎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於昆弟交遊之讎言弗與其國遂謂讐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讐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卽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伸於一日官使之辟則玩法縱仇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歎於莫可如何

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讐雖古今之通愈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讐乃弑君之賊也齊田常弑君孔子魯人猶爲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見衰周時狀若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弑君左氏傳爲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爲抵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當禮乃得爲配奔者不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此言蓋爲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爲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爲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爲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男先者爲妻女從者爲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爲禮矣果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爲而刺奔蝮蝮之詩何爲而止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長子不奔奔果得爲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貧不備禮

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備然已居喪再期年及成人爲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遽適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時媒寡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方闋年已成入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之令又何爲而遽奔乎愚檢尋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昏禮之備六禮爲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人亦不之責媒氏爲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由媒氏者曰會不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爲禮奔則爲私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即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漆洴詩所云者而官不禁誤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滅奔果得爲禮乎哉○又按三代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者且昏禮惟納徵用束帛儷皮餘禮止用雁其費財也有節不若後世之繁縟古人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束帛有所出二之日其同言私其縱則儷皮有自來庶人宜無不能備者即有不備亦必行媒而後知名必授幣而後交親特以草野樸畧行禮或不能如士之周君之類然必不因此而遂謂之奔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奔非自獻其身乎大要奔之爲言皆牽於私意匆遽趨赴無復禮儀節次故軍敗而走曰奔諸侯失國大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於男亦曰奔奔而爲禮是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覓聖人之爲多事矣且卽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則未嘗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生則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衰道降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如其志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柏舟之詩志之專一卽父母尙不能奪今乃取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使鰥必再娶寡必更嫁人謂可使無惡感吾恐節義之風微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爲於亡國之社邪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卽其所以聽之既足以懲奸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疑于責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棲其下使無所遁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業形之訟矣又安有不宣露者哉

司市國內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尙不輕言兵器矧敢粥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

于市兵車不溺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國時事也

歷人掌斂市秋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人于泉府

註云布泉也秋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者屨布即舍之稅愚按此歷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人于玉府

及角筋骨屠者之所贏以資生者也而亦斂之噫哉民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於民民何樂乎有生肆長斂其總布

說云罰無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斂布已非矣無肆立持之人員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罰乎桑孔不如是暴也易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是觀之先王之世即市道之交亦坦坦夷夷無虞無詐何其盛也周官於市司市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質人屬人皆中士二下士四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聽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肆一人一市中官與庶人在官者不下數百紛紛擾擾刑斂商民喧市有虎矣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丈夫之所爲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足爲民病也其如國體何噫王莽計贏以受息安石青苗而敗宋其禍甚

戊集續編

周官辨非

本於此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人又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則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屨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于大宰職矣已讀司關職云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掩卷而歎曰嗚呼此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豈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之政讓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熙攘攘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稅或有不出于關者即舉其貨罰其人是不足以商視商而以盜賊視商以盜賊視商而已即以盜賊之行待商也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厘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按周官於六鄉惟見軍法無田制此遂人惟見田制無軍法說者謂鄉遂互見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謂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皆與鄉遂不同夫都鄙與鄉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

法六鄉始於五家之比六遂始於五家之鄰其於都鄙則不著民家之數故井牧田野獨行於都鄙而不行於鄉遂蓋井田以九爲數行於都鄙則民室可以相通鄰法也此法也行於鄉遂則一比一鄰同井而夫不足二比二鄰同井而夫又有餘故遂人別立鄉遂之田而爲十夫有溝之法詳下條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即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也即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瘠以爲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略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田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田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爲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制見王六鄉合得畝三千六百萬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去一千六百二十五萬止餘七百七十五萬畝而已餘夫或有或無或多或寡通計一家一人授田如正夫亦當去田如正夫之數給以分餘之田尙少八百五十萬畝是不必計及六鄉之內尙有官田士田宅田之類而已見其制之誣罔矣鄭氏爲之說曰上地有萊所以饒遠六鄉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知六鄉田不給六遂地廣而遠故上地加萊所以饒之鄉田不足給餘夫遂有公邑使之出耕不思軍法田制棄云鄉遂互見矣何以獨饒于遂邪謂之餘夫

必未成夫者且鄉之北闕族黨州鄉與遂之鄰里鄉鄰縣遂秩然如不相通幼弱之餘夫豈反出耕于遂邪况遂地雖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之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鄉之數當分三千二百五十畝少二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給卽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皆以十爲數實與井田之制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卽襲匠人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鄉邦國用助法指都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承嘉陳氏謂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都率二書之不合者以傳成其說皆不卽有周田制以定其歸愚謂周承殷後其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蓋殷末暴君汚吏慢其經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復井田之舊觀小司徒職亦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云則畿內之田安有非井授者夫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井田之舊而爲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溝大戾小司徒之法鄭氏屬之鄉遂而以匠人爲都鄙故于小司徒亦註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井都鄙亦十夫矣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至于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以考于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卽謂與小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者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內四百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壞之後姑別野與國中之便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鄉遂試問五十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據此而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耶陳及之知其失謂周制井田通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違周官而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畝七十周百畝多寡殊矣今謂周之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果有

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塞溝洫爲田畝破田畝爲溝洫督責迫促疲勞怨謫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據乎稽之于古舜之卽位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卽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王制等文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從可推而見哉曰聞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何也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得之十一蓋徹之爲義取其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

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不已知一井之爲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夫爲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君雖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則公田即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爲心故省耕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爲念故願天雨于公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徹之所以善也使徹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爲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徹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則舉其最善之助以爲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謂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中人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即獲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情同勸穫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勸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述人掌邦田

戊集續編

周官辨非

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升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荼掌以時聚荼徵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斂五物蜃物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爲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爲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用者官取之可矣曷爲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主之迹人升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復物物分斂之數十百官吏結罔羅置陷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眞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雖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豈其然哉

春官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則本天保詩禴祠烝嘗而爲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今釋其詩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未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始求爲定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而不改也世儒不察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周則以禴爲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釋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禴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亦曰大禴蓋卽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一禴五年一禴如先儒之說也約禴嘗烝爲天子之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僭禴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冬見曰遇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與覲不同也穀梁及王制並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爲天子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于天子吾爲就儀禮攷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知所謂乃朝卽指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寧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果春秋秋覲豈春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于宗禮畧不經見惟魯

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尙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小宗之法况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之語而河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漢朝宗猶其言灘沮會同也灘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夏時已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求已久何以諸經傳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言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璧也按曲禮曰凡摯諸侯圭不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贊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贊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別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

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贊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贊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曰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故書謂漢初所杜遺考工記古本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愚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卽子男之圭正與贊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元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載攷觀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遠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而璧員瑁可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瑁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蓋無疑矣况圭以爲摯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藉獨子男執璧若奉幣然尙何禮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日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皆反之觀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用之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混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見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

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綉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爲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驚冕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先列而龍形衮然尤爲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天子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旂黼登于依山登于組亦不應不著于服矣又何以龍衮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是祀天服衮也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衮也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衮其餘諸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爲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大裘而指郊特牲之被衮象天爲魯禮然則周天子止於九章魯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天上帝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五帝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以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朝及于視朝及于食及于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服亦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衮以祭也夫祭之大小惟在灌獻牲牢樂舞之隆殺而不在冕服之

殊冕服天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害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袞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袞之名而不同其實王制三公一命袞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故天子曰袞冕而諸侯大夫皆曰裨冕裨之言卑也黼黻皆縫于裳君尊而臣卑衣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名而通謂之裨冕玉藻云諸侯裨冕以朝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於廟是諸侯裨冕也會子問云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是大夫裨冕也士衣裳無章故無冕其有曰元冕者冕服之布皆元故名也此名驚冕龍冕希冕義無所取不足信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則世婦與夫人嬪御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九嬪世婦女御識者已識其無內外之辨茲乃復列世婦于春官而置之卿士噶后宮之屬其得以卿大夫士男子與其間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引漢大長秋爲況此以內小臣奄上士爲例不知其尤不可也更可駭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慎六卿卿者所以佐王出治者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周亦有六卿周書曰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昏義及王制竝云天子九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顧命時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而太保與畢公毛公

周官辨非

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所謂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卿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制卿止六而后宮反倍之縱曰后宮之卿即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視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置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妻已甚奄與非奄更可弗計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按內外宗皆婦人也昏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隸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姑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

家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此固所以激厲武人然亦不可以一例視狼曠死秦師君子許之爲君子公爲與汪錡戰即皆死皆殯孔子許之縣賁父死御莊公賜諡祀梁襄宮死齊莊致弔敵無存死兵齊侯親推其柩車黃向父死寇哀公弔之於路若是者其亦不入兆域邪

巾車王之五路一日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

以封四衛木路前樊纓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

國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愚以爲不然郊特牲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實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有以素爲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而夫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木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爲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爲玉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爲殷路明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尙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爲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邪陸農師謂郊時乘玉路爲即道之車乘素車爲即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誤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云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閔宮詩修美魯郊亦曰龍旂承祀則巾車之言其可信乎觀禮天子乘龍

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巾車及司常釋大旆爲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旆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旆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旆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未可信也何則

旗各有物日月已盡于旂必不更盡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閱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旂各有所用旂旣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闕也且巾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大閱復曰王建大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閱致衆獨非卽戎乎何以與巾車戾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

大常註卽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固書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制此文註又因王建大常之文卽指爲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旗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功臣死大常累其行而謹之後世尙因之不廢如謂紀績于常旗以表示人則旗爲動物且易敝壞又功臣

旂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招士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惟天子得用于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章益無足信矣旂旂無星辰而左傳云三辰蓋約畧之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繫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官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爲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農云近常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殷頌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卽九服亦未可信周止五服耳安有九服辨在職方條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鳶 羅氏掌

羅鳥鳥中春羅春鳥獸鳩以養國老

註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愚聞夏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鳥獸魚鼈咸若武王伐紂虎豹犀象驅而遠之故召公戒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

育于國夫犬馬豢獸也非土性猶不育矧虎豹熊羆之屬凶戾成性可得而教擾之乎如謂共祭祀之差則獸人冬獻狼之屬足需矣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庖者亦已足用矣且其教擾之者註謂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夫猛獸性不狎人不服而強之使服其亦異乎聖人作則而魚鼈不淪鳥不猶獸不狘者矣作周官者見大射儀

有服不爲大侯之獲遂附爲服不服之猛獸而定其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爲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爲言也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

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客伸戒諸侯毋好田好女登天子反令之羅鳥鳥以爲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

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

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

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騶馬三良馬之數麗

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

閑馬二種

鄭註八皆當作六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騶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之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主馬之官有校人有僕夫有馭夫有趣馬有廐馬有牧師有廐人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主馬之官中大夫二上士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役圉師六百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胥十二徒二千一百六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

爲三百一十三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師圉人爲五千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卽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之世恐不至是又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

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爲方百里者八十四分之公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盡如其數以備之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更不知幾何矣又巫馬職掌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爲傷國體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蠻夷服蠻夷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同特改綴服爲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是觀之周之疆域卽禹貢之九州可知也曷從有此九服哉且禹貢首以甸服甸服卽王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王謂重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服甸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邦甸卽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書不可言周禮豈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亦皆不可信邪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語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旣云六年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卽甸服侯服也男邦采卽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而言卽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舉內以見外賓服

舉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爲過誤者設不問凡有獄訟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爲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愬哉愚按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達士掌四郊拘儒因謂此越鄉達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于獄訟未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嗑四爻噬乾肺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文爲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肺肉之外噬之而卽遇噬之而卽得非兩事也若謂卦主于用獄則求之象外可矣奈何牽此贖貨不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腊則有毒矣乾肺乾肉何以得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斃容有入焉而未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怪焉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甸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矣然旣甸而後舉之則物爲無主在獲者自可以安受但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沒入于公也或者

謂人民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間而以人民入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乎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蓋隨世而爲輕重卽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意吾卽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穆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宮刑殺刑之重罪數與墨劓剕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制是刑新國用重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輕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爲煩刑重斂之書良不誣也

閭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教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治賢人解鳥語葛盧遠人諸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巧不可擬也非可學也曷爲設隸以掌之今卽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神于國政邪直見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闕轡五百

按車轡卽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